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編號 D86221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文章落處天須泣

此老已下吾道窮

才業謾誇生仲達

功名猶繼死姚崇

人間便覺無清氣

海內安能見古風

平日萬篇何所在

六丁收拾上瑤宮

這八句詩是誰做的，是宋理宗皇帝朝一箇官人姓劉名莊道號後村先生做的。單說那神宗皇帝朝有箇翰林學士姓蘇名軾字子瞻道號東坡居士本貫是西川眉州眉山縣人氏。這學士平日結識一箇道



友叫做佛印禪師，你道這禪師如何出身？他是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氏，姓謝名端卿，表字覺老，幼習儒書，通古今之蘊，旁通二氏，負博洽之聲。一自應舉到京，東坡學士聞其才名，每與談論，甚相敬愛，屢同詩酒之遊，遂為莫逆之友。忽一日，神宗皇帝因天時亢旱，准了司天臺奏章，特于大相國寺建設一百八分大齋，徵取名僧，宣揚經典，祈求甘雨，以救萬民命。翰林學士蘇軾製就籲天文疏，就命軾克行禮官，主齋三日。前便要到寺中齋宿，先有內官到寺看閱齋壇，傳言御駕不日親臨，方丈中鋪設御座，一切規儀，務

要十分齊整，把箇大相國寺，打扫得一塵不染，粧點得萬錦攢花。府尹預先差官四圍把守，不許閒人入寺，恐防不時觸突了聖駕。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謝端卿在東坡學士坐間，聞知此事，問道：「小弟欲兄長挈帶入寺，一瞻御容，未知可否？」東坡那時只合一句回絕了，他何等乾淨，只為東坡要得端卿相伴，遂對他說道：「足下要去，亦有何難，只消扮作侍者模樣，在齋壇上承直，聖駕臨幸時，便得飽看。」謝端卿那時若不肯扮做侍者，也就罷了，只為一時稚氣，遂欣然不辭，先去借辦行頭，裝扮得停停當當，跟隨東坡學士入相

國寺來，東坡已自分付了主僧，只等報一聲聖駕到來，端卿就頂侍者名色上殿執役。開時陪東坡在淨室開講，且說起齋之日，主僧五鼓鳴鐘聚衆，其時香烟繚繞，燈燭輝煌，幡幢五采飄揚，樂器八音嘹亮，法事之盛，自不必說。東坡學士起了香頭，拜了佛像，退坐于僧房之內，早齋方罷，忽傳御駕已到，東坡學士職掌絲綸，日覲天顏，到也不以為事，慌得謝端卿面皮紅熱，心頭突突地跳，矜持了一回，按定心神，來到大雄寶殿，雜於侍者之中，無過是添香剪燭，供食鋪瓊，不一時，神宗皇帝駕到，東坡學士同衆僧排班跪

迎，進入大殿，內官捧有內府龍香，神宗御手拈香，已畢，鋪設淨褥，行三拜禮，主僧引駕到于方丈，神宗登了御座，衆人叩見了畢，神宗媵東坡學士所作文疏之美，東坡學士再拜口稱不敢，主僧取青獻茶，捧茶盤的，却是謝端卿，原來端卿因大殿行禮之時，擁擁簇簇，不得仔細瞻仰，特地克作捧茶盤的侍者，直推到龍座御膝之前，偷眼看聖容時，果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天威咫尺，毛骨俱悚，不敢恣意觀瞻，慌忙退步，却被神宗龍目看見了，只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秀目濃眉，身軀偉岸，與其他侍者不同，所以天顏刮

人不可以
無補了元
貌所誤了

元作佛又
夜爲貌所
成也

目當下開金口啟玉言指着端卿問道此侍者何方
人氏在寺幾年了主僧先不曾問得備細一時不能
對答還是謝端卿有量叩頭奏道臣姓謝名端卿江
西饒州府人新來寺中出家幸瞻天表不勝欣幸神
宗見他應對明敏龍顏大喜又問卿頗通經典否端
卿奏道臣自少讀書內典也頗知神宗道卿既通內
典賜卿法名了元號佛印就于御前披剃爲僧那謝
端卿的學問與東坡有上肩下他爲應舉到京指望
一舉成名建功立業如何肯做和尚常言道玉言如
天語違背聖旨罪該萬死今日玉音分付如何敢說

我是假克的侍者不願爲僧心下十萬分不樂一時
出于無奈只得叩頭謝恩當下主僧引端卿重來正
殿參見了如來然後引至御前如法披剃欽賜紫羅
袈裟一領隨駕禮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中書易填
寫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貫奉旨披剃年月付端卿受
領端卿披了袈裟紫氣騰騰分明是一尊肉身羅漢
手捧度牒重復叩頭謝恩神宗道卿旣爲僧即委卿
協理齋事異日精嚴戒律便可作本寺住持勿得玷
辱宗門有負朕意說罷起駕東坡和衆僧于寺門之
外跪送過了依元來做齋事不在話下從此閣起端

卿名字只稱佛印，衆人都稱爲印公。爲他是欽賜剃度，好生敬重。原來故宋時，最以剃度爲重，每度牒一張，要費得千貫錢財，方得到手。今日端卿不費分文，得了度牒，爲僧。若是箇真侍者，豈不是千古奇逢。萬分歡喜，只爲佛印弄假成真，非出本心。一時勉強出家，有好幾時氣悶。不過後來，只在太相國寺翻經轉藏，精通佛理，把功名富貴之想，化作清淨無爲之業。他原是箇明悟禪師，轉世根氣不同，所以出儒入佛。如洪爐點雪，東坡學士他是箇用世之人，識見各別。他道謝端卿本爲上京赴舉，我帶他到太相國寺教

他假充侍者，瞻仰天顏，遂爾披剃爲僧，却不是我連累了他。他今在空門枯淡，必有恨我之意。雖然他戒律精嚴，只恐體面上矜持，心中不能無動。每每干諾言之間，微微挑逗，誰知佛印心冷如冰，口堅如鐵，全不見絲毫走作。東坡只是不信。後來東坡爲吟詩觸犯了時事，連遭謫貶，直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間，復召爲翰林學士。其時佛印遊方轉來，仍在太相國寺挂錫。年力尚壯，東坡一見，想起初年披剃之事，遂勸佛印若肯還俗，出仕下官，當力薦清職。佛印那裡肯依。東坡遂嘲之曰：

不毒不禿

不禿不毒

轉毒轉禿

轉禿轉毒

佛印笑而不答。那一日仲春天氣，學士正在府中閒坐，只見院子來報佛印禪師在門首。學士聽得教請人來，須臾之間，佛印入到堂上，見學士叙禮畢，教院子點將茶來。茶罷，學士便令院子於後園中洒掃亭軒，邀佛印同到園中去。一座相近後堂的亭子坐定，院子安排酒菜餚饌之類，排完使院子斟酒，二人對酌。酒至三巡，學士道：「筵中無樂，不成歡笑。下官家中有一樂童，令歌數曲，以助筵前之樂。」道罷，便令院子

請言入堂內去。不多時，佛印驀然耳內聽得有人唱

詞真箇唱得好

聲清韻美，紛紛塵落雕梁。字正腔真，拂拂風生。綺席若上苑流鶯，巧轉似丹山彩鳳，和鳴詞歌。

白雪陽春曲，唱清風明月。

佛印聽至曲終，道：「奇哉！韓娥之吟，秦青之詞，雖不過住行雲也。解梁塵撲，簇東坡道。吾師何不留一佳作。」佛印道：「請乞紙筆。」學士遂令院子取將文房四寶，放在面前。佛印口中不道，心下自言唱却十分唱得好。了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遂拈起筆來，做一詞，詞名

西江月

窄地重重簾幙臨風小小亭軒綠窻朱戶映嬌
娟忽聽歌詠宛轉既是耳根有分因何眼界無
緣分明咫尺遇神仙隔箇綉簾不見

佛印寫罷學士大笑曰吾師之詞所恨不見令院子
向前把那簾子只一卷捲起一半佛印打一看時只
見那女孩兒半截露出那一雙彎彎小腳兒佛印口
中不道心下思量雖是捲簾已半奈簾鈞低下終不
見他生得如何學士道吾師既是見了如何不作佛
印見說便拈起筆來又寫一詞詞名品字令

覷着脚想腰肢如削歌罷過云聲怎得向掌中
托醉眼不如歸去強把身心虛霍幾回欲待去
掀簾猶恐主人惡

佛印意不盡又做四句詩道

只聞擅板與歌謳
不見如花似玉眸
焉得好風從地起
倒垂簾捲上金鈞

佛印吟詩罷東坡大笑教左右捲上綉簾喚出那女
孩兒從裡面走出來看着佛印道了箇深深萬福那
女孩兒端端正正整容歛袂立于亭前佛印把眼一
覷不但唱得好真箇生得好但見

蛾眉淡拂蓮臉微勻，輕盈真物外之仙。雅淡有天然之態，衣染鮫綃，手持象板，呈露笋指尖長，足步金蓮，行動鳳鞋弓小，臨溪雙洛浦，對月中仙。嫦娥好好好，如天上女，強強強，似月中仙。東坡喚院子斟酒，叫那女孩兒近前來，與吾師把盞。學士道：此女小字琴娘，自幼在于府中，善知音樂，能撫七絃之琴，會曉六藝之事。吾師今日既見，何不佳作佛印當時已自八分帶酒，言稱告回。琴娘曰：禪師且坐，再飲幾杯。佛印見學士所說，便拿起筆來，又寫一詞，詞名蝶戀花。

執板嬌娘畱客住，初整金釵，十指尖尖露。歌斷一聲天外去，清音已過行雲往。耳有姻緣能聽事，眼有姻緣，便得當前覩。眼耳姻緣都已，是姻緣別有知何處。

佛印寫罷，東坡見了大喜，便喚琴娘就唱此詞勸酒。再飲數杯，佛印大醉，不知詞中語失。天色已晚，學士遂令院子扶入書院內，安排和尚睡了。學士心中暗想：我一向要勸這和尚還俗出仕，他未肯統口，趁他今日有調戲琴娘之意，若得他與這小妮子上得手，時便是出家不了。那時拿定他破綻，定要他還俗。何

怕他不從好計好計。即喚琴娘到於面前道：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詞中意後兩句道：眼耳姻緣都已是姻緣。別有知何處。這和尚不是好人。其中有愛慕你之心。你可今夜到那書院內相伴和尚就寢。須要了事。可討執照來。我明日賞你三千貫作房奩之資。我與你主張教你出嫁良人。如不了事。明日喚管家婆來把你打竹篦二十。逐出府門。琴娘聽罷。說得顛做一團。道領東人鈞旨。離了房中。輕移蓮步。懷着羞臉。徑來到書院內。佛印見自大醉昏迷不省。睡在涼床之上。壁上燈尚明。琴娘無計奈何。坐在和尚身邊。用尖

雙手抵不
動不如此
熱情淚
大力氣

尖玉手去揉那和尚時。一似蜻蜓搖扇。往來蟻蟻撼木。和尚鼻息如雷。那里揉得覺。話休絮煩。自初更搖起。只要守和尚省覺。直守到五更。也不省那琴娘心中好荒。不覺兩眼淚下。自思量道：倘或今夜不了得。事明日吃二十竹篦。逐出府門。却是怎地好。爭奈和尚大醉。不了得事。琴娘彈眼淚。却好睡在佛印臉上。只見那佛印颯然驚覺。閃開眼來。壁上燈尚明。去那燈光之下。只見一箇如花似玉女子。坐在身邊。佛印大驚道：你是誰家女子。深夜至此。有何理說。琴娘見問。且驚且喜。揣着羞臉。道：箇萬福道。賤妾乃日間唱

曲之琴娘也聽得禪師詞中有愛慕賤妾之心故
夜前來無人知覺欲與吾師效雲雨之歡萬乞勿拒
則箇佛印聽說罷大驚曰娘子差矣貧僧夜來感蒙
學士見愛置酒管待乘醉亂道此詞豈有他意娘子
可速回倘有外人見之無緣有線吾之清德一旦休
矣琴娘聽罷那里肯去佛印見琴娘只管尤殢不肯
去便道是了是了此必是學士教你苦難我來吾脩
行數年止以詩酒自娛豈有塵心俗意你若實對我
說我有救你之心如是不從別無區處琴娘見佛印
如此說罷眼中垂淚道此果是學士使我來如是

師肯從賤妾雲雨之歡明日賞錢三千貫出嫁良人
如吾師不從明日喚管家婆決竹筴二十逐出府門
望吾師週全救我道罷深深便拜佛印聽罷呵呵大
笑便道你休煩惱我救你遂去書袋內取出一幅紙
有見成文房四寶在卓上佛印捻起筆來做了一隻
詞名浪淘沙

昨夜遇神仙也是因緣分明醉里亦如然睡覺
來時渾是夢却在身邊此事怎生言豈敢相憐
不曾撫動一條絃傳與東坡蘇學士觸處封金
佛印寫了意不盡又做了四句詩

傳與巫山窈窕娘

休將魂夢惱襄王

禪心已作沾泥絮

不逐東風上下狂

當下琴娘得了此詞，逕回堂中，呈上學士。學士看罷，大喜，自到書院中，見佛印盤膝坐在椅上。東坡道：善哉，善哉，真禪僧也。亦賞琴娘三百貫錢，擇嫁良人。東坡自此將佛印愈加敬重，遂爲入幕之賓。雖妻妾在傍，並不迴避。佛印時時把佛理曉悟東坡。東坡漸漸信心，後來東坡臨終不亂，相傳已證正果。至今人猶喚爲坡仙，多得佛印點化之力。有詩爲證：

東坡不能化佛印

佛印反得化東坡

若非佛力無邊大

那得慈航渡愛河

第十一終